

3736

著 人  
版 出 月 三 年 十 三 國 民



印 編 部 治 政 會 員 委 事 軍

## 趙至善罵賊成仁

人臧作

「鬼子兵快來咧！鬼子兵快來咧！」一串春電似的吼聲從同家潭對面的山坡間傳過來，響徹了整個的山坡。接連回應着一片驚愕的，恐懼的，憤怒的，悲怨的聲音：「鬼子兵快來咧！鬼子兵快來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叫喚着和嘶喊着。

整個的同工作潭沸騰了！恐怖的，紊亂不，喧囂的氣氛籠罩了同家潭全村。

其實，敵人今天才達到茅津渡，距離同家潭足有少十里，敵人是怯懦的，咱們放棄茅津渡，正是引誘這些怯懦的傢伙到深山窮谷中來，好給他們一個大的包抄，使他一個也回不去。

七月裏正午的天氣，太陽像火燒一樣；蔚藍的天空，沒有一張雜色的雲彩。要不是有薰薰的南風吹過來，就是坐着也要淌下

如泉的汗水。回家潭村前的樟樹下，躺着坐着上半日操着疲勞了的人們，趁着火熱的太陽正在頭頂上的時候，在樹蔭下休歇休歇；在下半日好繼續麥田裏的工作。一面喝着濃茶，吸着旱烟管，一面談託着敵人分路進犯平陵縣和茅津渡的消息。

「鬼子兵決沒法打下茅津渡，咱們守在茅津渡的不欠一軍人，一軍就靠近六萬人，鬼子兵來，一定給他打個片甲不留。」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一邊津津有味地吸着旱烟管，一邊興奮地說着。

「哼！昨天王福明的大兒子聽到從茅津渡逃來的一個親戚說：茅津渡的守軍，命令老百姓於在一天之內全部疏散到鄉下去，違反命令的，就要處罰。茅津渡，我看總是這兩天……」坐在小夥子右手旁的一個老傢伙，好像給敵人仗威風似的說，倒給小夥子勸火了。

「嘿！李老伯！你造謠！你想鬼子來麼？你想給鬼子……」小夥子的臉漲得紅銅似的，眼眶裏冒着火，他們要不是相處幾十年的老隣居，小夥子準會給這個叫李老伯一陣難堪的。

「唉！老弟！誰願意鬼子來？我也不過是聽見人家所說的罷了；鬼子來了誰能活下去呢？你不要看不起我老頭子沒血氣，鬼子來了誰要留在同家潭，誰就是衆人養的！」李老伯臉上的表情是嚴正的，他說的話並沒有背叛良心，這時小夥子也無法駁說他了。

「對咧！咱們不能不有個『以防萬一』的準備，白白地給鬼子殺死是不值的，不管李老伯聽來的確不確實，咱們也應該事先想個辦法，免得臨時掘井咧！」靠在樹幹傍打盹的一個中年人，要不是他開口說話，滿以爲他睡熟了，誰知他也在聚精會神地聽取着旁邊夥伴們的談話。

「我的說話也是這樣，不能不有個萬一的準備，我看離寧頭村北五里地的山洞，不是足夠咱們同家潭全村兩百口子藏身麼？如果有了正確的消息，咱們就暫時避開一下，敵人決不敢在此久留的，糧食、牲口儘可能的運去，搬不動的，也得想個辦法藏到山裡去，留給鬼子兵才不值得咧！鬼子兵來，找不到糧食，餓也得餓死他！」老頭子滔滔地說着，大家點了一點頭，都認爲他的計劃是應到的。

同家潭全村兩百口子，不能不有個安排，山洞雖不是絕對安全的地方，但總比這兒好！」老李伯看着沒有人反對，又補說了一句。

「李老伯說的對！咱們也得準備個萬一，山洞總比同家潭好點！我的糧食不多，全可帶走，牲口我也想好了地方，別的東西只好暫時擱在家裏再說，我今就想把老婆孩子送去！」中年人從

樹幹倏立起來，好像說做就做的。

「……也行！早點安掉，不要臨時抱佛腳，老四！你也去幫忙你媳婦收拾收拾吧！」

樹蔭下來個納涼的人們，看見你一去，他也要走，不一會，他們都陸陸續續回到村莊收拾去了！

突然從山窪裏傳出了的喚：「鬼子兵來咧！鬼子兵來咧！」的呼聲，使不安的村家潭更加沸騰起來了！比較鎮靜的男人手裏抓着要收拾的衣物，跑到村口來張望，從山坡的夾道上，還有一個傢伙沒命似的向村子奔過來！短衫敞開了，雙翼似的在背後飄盪，袒裸着胸膛，右手在空中搖擺。叫聲逼近了，他的面孔也給人認出來是村裏趙家的長年梅生。有人跑向樹蔭去迎接梅生，也有人輕輕地像是對自己說：「該會是鬼子兵追梅生咧！」村口湧上了一團人，唧唧噥噥跑來聽梅生的消息，梅生在樹蔭下落腳了。

集在村口的人又湧集在樹蔭下了。

「敵……敵人已佔領了！茅津渡，咱們的！守軍向四周撤退，說不定今天晚上就有大戰爆發，走，走！趕快走！」梅生跑得喘不過氣來，斷斷續續地說了。拉着自己的短衫襟臉上的汗珠，短衫濕透了，額上的青筋，蚯蚓似的，跟着他的喘氣在額上蠕動，「千萬萬確！我的岳母家離茅津渡不過五里路，早上九點光景就聽到了消息。大家還不相信，說咱們守軍靠近六萬人，鬼子必不敢進犯。誰知這趟鬼子的人數比咱們還多！我的岳家也向這邊逃來了，我是一步也沒有停，一口氣跑回的，走！走！走！今天無論如何離開同家潭，這兒是大村莊，鬼子決不會放鬆的！」梅生說完，也不顧他人的探問就急步向村子跑，仍是一邊拉着濕透了的短衫襟臉上的汗水。

梅生的主人趙林茂，是全村最有聲望的一位仁慈的長者，他

們兩個兒子，年長的叫至善，今年廿七歲了，已經在北平私立朝鮮大學畢了業，年幼的叫秉正，也在北平中學校讀書。七七蘆溝橋抗敵戰事爆發，至善偕同秉正從北平回到了家鄉，趙林茂原想兩個孩子去參加抗敵工作，只是一天挨一天，傳來的消息又是那麼不敢令人置信，南京撤退後，趙林茂便躊躇了，他對孩子們說：「暫時在家裏待下來再說吧！有機會，你們還是出去的好！你爸爸年紀也老了！只望你們能夠盡忠報國，我老頭子死也會瞑目的！」

梅生急急忙忙地走回趙府，一家老小和隣居把他包圍起來，梅生又把敵人佔領茅津渡的休息前前後後重述一遍，至善首先接着說：

「走！咱們無論如何在今天離開同家潭，全村都是這麼決定了，方才在那邊樹下消息時，李老伯說的對，定以資敵的一切全

纔走或藏到山上去，爸爸！您說怎樣？」

「至善說的對！咱們就供大家的計劃搬山窰頭村北的山洞去，梅生！別的不用多說，說做就動手，時間不早了，今天山洞去過夜！」趙林茂胸有成竹地決定了走。圍在梅生四周的隣居各人回到自己的家裏忙着收拾起來，這也忙作任何別的事都迅速，不上半點鐘，就有人立在村口叫着：「走呀！走呀！太陽快偏西了！」他們集在村口。小孩子哭着，喧擾着，連趙家的那匹黃狗已東奔西竄地叫跳着。

在太陽失去了她的炎威快要些說的下午，同家潭北首的山道上，綿綿地列着一隊轉徙的支流，男的，女的，老的，少，扶着仗，背着衣物，挑着糧食，牽着牲口，靜靜地向山洞進發。早就有人去安排一切了，他們只要一達到，便可以從從容容佈置着各安身的所在，沒有吵鬧，也沒有爭執，默默地，各自照發各自的

老小，同時也關心着他的腳步。

同家潭全村人達到山洞後的第五天，敵人侵入同家潭了，第一批踏進同家潭的鬼子兵，端着步槍，兔子似的縮着頸子一步一步踏進去，滿以為可以滿足他們的獸性——擄掠燒殺和奸淫，誰知給鬼子們撲了一個空，不獨沒有一個人影，就連缸裏的水也沒有一滴。鬼子兵着慌了，吃什麼呢？湧進村子的鬼子四處搜索，充其量夠一頓的糧食；況且，呀！沒有帶走的糧食，全燒了火油，怎麼咽得下呢？能夠有一頭牛或一匹羊也夠撒犂，誰知雞毛都沒留一片呀！狗也帶走了！鬼子兵的聯隊長大怒，命令鬼子四周搜索，發現了中國人就綁起來。可是鬼子兵跑了半天，仍是兩隻空手回來！他們在同家潭找不着東西吃，當然就向別的村莊進發了，第一個被洗劫的村莊便是響頭村，山洞距離響頭村只五里，鬼子兵像獵犬似發現了山洞，就蜂湧似的撲進山洞了！天哪！禽獸

才是這麼殘暴的呵！鬼子兵湧進山洞，不向青紅間白的在人叢中抓出了二十四壯年的男子。這時趙林茂和他的兩個兒子——至善，秉正一起也被綁了。

「好！大大的好，支那人潛匿在這里！大大的好！」鬼子兵猶睜眼的笑着，露出了滿嘴的黃牙，這幅兇殘的強盜相，也就只有鬼子兵有了！二十四個被綁的無辜的老百姓，咬緊着牙關，各人的臉上不約而同地是露着無可遏止的憤怒，沒有一個人的表情是向鬼子兵討饒的。

他媽的！狗子才在鬼子前面屈服！——梅生也是被綁的一個，他抱緊了拳頭，憤了他向同難的人說：

「看吧！有種沒有種就是這一下子！看吧！他媽的！」小夥子緊了眉峯，吐了一口唾沫。

鬼子氣極了，於是給他們一陣拳打腳踏。

是的，凡是黃帝的子孫，決不會在鬼子前面屈服的！

聯隊長命令鬼子兵走廿四個老百姓挑送出五個軍人模樣的當場槍殺了、五個活生生的老百姓在敵人的槍彈下殉難了，他們俯着，側着，仰着躺在血蹟殷殷的草地上。有的緊握着拳頭，有的睜着憤怒的眼睛，好像都在說「我們至死也不在鬼子前面屈服呀！凡是黃炎的子孫，決不會在鬼子漆下屈服的！」

「好！你們這班強盜，你們可以殺死我們五個手無寸鐵的善良的老百姓，你們也可以殺死我們其餘的許多同胞，可是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仇恨，你們是決不能殺盡的，你們也決不作叫咱們屈服！」至善忍無可忍地大聲的叫着，一個鬼子兵持着步槍向至善刺來，好像馬上要刺他死命，可是給鬼子聯隊長壓喝一聲停止了。

趙林茂在人叢中聽到兒子至善叫罵的聲音，不覺心頭上寬舒

了許多，暗暗地，心裏在說：「好孩子！有種！我趙林茂雖然年紀老了，可還還有我的兒子！」

跟着鬼子兵的聯隊長命令鬼子兵把其他的十九個押到東村去。十九個人被縛着，含着憤恨而又慘痛的熱淚和家屬訣別了，孩子叫着爸爸，父親喚着兒子，沉痛的，悲慘的的嘶喊和哭泣驚震了遍山遍野。

「馬鹿！走！馬鹿！」鬼子兵的叫罵像魔鬼的麼喝。

親愛的同胞們！誰能担保這十九個老百姓不像方才五個一樣被槍殺呢？鬼子是世界上殺人不眨眼的魔鬼，沒有人性的禽獸，十九個手無才鐵的老百姓被綁縛着，他們失去了抵抗強暴的力量，也只有任憑鬼子的擺佈了！

行抵東村，鬼子兵架起機關槍，正當向十九人老百姓掃射。他們就一句話也不說讓鬼子槍殺麼？不，決不，這時趙至善從從

容容地從人叢中向前走了兩步，慷慨的正氣，使鬼子兵着了慌，疑心至善是咱們國軍的軍官。兩個荷槍的鬼子兵將至善押別鬼子聯隊長跟，聯隊長把手槍對準了至善。

「馬鹿！支那軍的軍官！好的！好的！快快把軍情說出來！快！」鬼子聯隊長向至善吆喝着。

至善的臉上，沒有絲毫畏懼的表情，挺起了胸膛，昂起了腦袋，大聲叫道：

「我死無關緊要！可笑的只是你們這班賊兵有眼無珠，竟將大學生誤認為軍人，實在不敢令人佩服！」聯隊長，聽，心中好不歡喜，大學生，大學生正好利用他作漢奸呀！於是他馬上變換了口氣向至善說：

「你是大學生，好極了！那個學校的學生！」

「我嗎？北平私朝陽大學的畢業生！」

「你可以說外國語嗎？」

至善以英德日三國語言和鬼子兵聯隊長對答起來，并且說得非常流利，聯隊長不覺大喜，馬上命令鬼子兵將至善鬆了綁，拍至善的肩膀奸滑地笑着說：

「好的！大學畢業生，好的！我大大的重用你！」聯隊長說完，又命令鬼子將其餘的十八個釋放了，獨留了至善一人，預備帶了他隨着鬼子兵部隊走，至善離行時，悄悄地對他的父親說：「爸爸，請你放心吧，兒決不會降敵，決不會做漢奸的，也許不久會回來，萬勿垂念！」

老父以祝福的眼光釘着至善，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有兩人的心裏在互相暗許着，「不屈服，幹！」

至善隨着鬼子兵到了北村。呵！多麼殘暴的鬼子兵，這裏也有我們幾十個同胞被細綁着，正在給鬼子兵在鞭撻，至善見了，

正像鞭撻自己的身體一樣的痛楚，回轉頭來聯隊長說：

「無辜平民，不應置之如此！」

聯隊長爲了要利用至善便依從了將這幾十個老百姓釋放了！并且叫至善帶領十名鬼子兵和三十餘名民伕到塞頭村去轉送彈藥，至善想：「這不是逃走的好機會？」可是轉眼看到被敵兵俘虜綑綁的我某部士兵三十人，馬上要被鬼子兵殘殺、觸目驚心，不忍遠離，於是再向聯隊長請求：

「殺害俘虜，無益戰事，何不將彼等釋放？」

鬼子聯隊長一聽，起初不允，經至善再三懇求，再三解釋他才覺得至善的話也有理，便命令鬼子兵將三十名俘虜釋放，并且命令這三十人由至善指揮。

就是這天晚上，前線鬼子兵潰敗，竄到同家潭來的鬼子兵馬上向後退却，至善乘機將被俘的三十人釋放，次日拂曉的行抵韓

莊，至善以解救軍民的目的已達，死也瞑目，他不慌不忙北爬山一個高崗上，高聲地向四周村莊叫喊道：

『我是同家潭趙林茂的兒子，鬼子兵將要殺死我！請轉告我的老父！』掉轉頭來指着他前面的鬼子兵厲聲大罵：

『我中華的男兒，黃炎的子孫，決不做漢奸！決不做漢奸！』鬼子兵一聽，大怒，尤其鬼子兵聯隊長，不竟大失所望，對鬼子兵吆喝着，鬼子兵持着刀槍，向至善一連刺了幾刀，至善不顧肉體的痛楚，仍不絕口的憤罵着，一個兵子兵跑去抓了一束稻草，塞了至善了口，至善的憤罵才漸漸低落下去，至死不屈的趙至善在此殉難了！

附註：山西省府以至善遭敵俘獲，乘機解救我軍民一百餘，不屈而死，其英勇浩氣，足爲民族增光。除轉報中央呈請褒揚外，并函文化抗敵協會編劇出演，以廣宣傳。

800